

第十九卷

嬌紅記

申純，字厚卿，祖汴人也。隨父寓成都，八歲通六經，十歲能屬文。天姿卓越，傑出世表，風情接物，不減於斯，故賢士大夫，多推譽焉。宣和間，薦而不第，歸，鬱鬱不自勝。家居月餘，因適鄰郡母舅王通判。信宿而至，則門枕碧流，目斷千里，波濤洶湧，風景粲然，明滅遠山，特起望外。因賦《摸魚兒》詞一闋，以寫其勝，詞曰：

錦城西，一區華屋，天開多少佳趣。當門綠水朝千里，何況碧山無數。堪愛處，有滯湘新簧，松檜森前路。深深院，見簾幕低垂，絲簧迭奏，鎮日價歌舞。金閨彥，卑歲歸占住。小生平昔依慕。今朝走馬行來近，試綺繡鞅凝駕。君真真，且從守分，幽意誰為主。詩朋酒侶。向此地嬉游，尋花問柳，須是有奇遇。

生既至，因人謁舅，舅見之，遂引生至中堂，始出見。生進拜畢，就位。舅有一子，名善父，年七歲，一名含，舅因呼善父出拜，再命侍女飛紅呼嬌娘出見。良久，飛紅附耳語始，以嬌娘未經妝為言。始因怒曰：「三哥家人也（生第三），出見何害？」生聞之，因曰：「百一姐（嬌第一百一）無他故，姑俟何如？」

始因笑曰：「適方出浴，未理妝，故欲少俟。三哥家人也，何事鉛粉耶？」又令他侍女促之。頃刻，嬌自左掖出拜。雙鬢綰綠，色奪圖畫中人，朱粉未施，而天然殊瑩。生起見之，不覺自失。敘禮竟，嬌因立始後。生熟視，愈覺絕色，目搖心蕩，不能自制。始笑曰：「三哥遠來勞苦，宜就舍少息」因室之於堂之東，去堂二十餘步。生歸館後，功名之心頓釋，日夕惟慕嬌娘而已；恨不能吐盡心素與款語，故常意屬焉。舅始皆以生久不相見，款留備至，生亦自幸其相留，冀得乘間致款曲於嬌娘也。

平嘗出入舅家，周旋堂底，雖終日得與嬌游從，未嘗敢妄一邪言相及。生因察其動靜，見嬌言笑舉止，常有疑猜不定之狀，生知其賦情特甚也，求所以導情達意之便，而未能得。一夕，嬌晚繡紅窗下，倚牀視茶花，久不移目，生輕步踵其後，嬌不知也，因浩然長歎。生知其有所思，因低聲問曰：「爾何於此仁視長歎也，將有思乎？將有約乎？」嬌不答，良久，乃曰：「兄何自來此？日晚矣，春寒逼人，兄覺之乎？」生知嬌以他詞相拒，因應曰：「春寒固也。」嬌正視，逡巡引去，生獨歸室。無聊，乃書《點絳脣》一詞於寓室之東，以寓意焉。詞曰：

庭院深沉，遲遲日上茶架。芳叢相亞，裝點春無價。玉體香肌，好手應難畫。還驚訝，春心蕩也，誰共游蜂話。

自後，日聚飲宴，或同歌笑，申生言稍涉邪，嬌則凝袂正色，若將不可犯。生雖慕其美麗，然見其不相領略，以謂嬌年幼情簡，不請世事，因不介意。一日，舅有他甥至，舅始亦留之。至晚，舅開宴，申生預坐。酒至半，始起酌酒勸他甥，舅將酣，嬌時陪立始後贊之，令溢觴。酒至生，力辭。始曰：「子素能飲，獨不能為我開懷乎？」生辭以失志功名，且病，又已醉甚，不能復加，始未答，嬌因參言其後曰：「三兄動容，似不任酒力矣，姑止此。」始因輟瓶授觴，生再拜而飲，因喜不自勝。既畢，始退步酌酒勸舅。申生之前，燭燼長而暗，嬌因促步至燭前，以手彈燭，因流視語生曰：「非妾則兄醉甚矣。」生謝曰：「此恩當銘肺腑。」嬌微笑曰：「此乃恩乎？」生曰：「意重於此矣。」

語未畢，始因素水滌觴，嬌乃引去，自此，生復留意。一夕，嬌獨坐於堂側借花軒內，生偶至座側，見嬌憑欄無語，徙倚沉吟。時花檻中有牡丹數本，欲開未開，生因為二絕以戲之曰：

亂惹祥煙倚粉牆，繹羅輕卷映朝陽。

芳心一點千重束，肯念憑欄人斷腸。

嬌姿質豔不勝春，何意元言恨轉深。

惆悵東君不相顧，空餘一片惜花心。

生援筆寫此二詩，以示嬌，嬌巡簷展誦，傾環低面，欲言不言。正凝思間，忽聽流鶯，如道人意中事。生又揮毫作《喜遷鶯》詞一章曰：

園林過雨，問滿目媚景，是誰為主？翠柳舒眉，黃鸝調舌，鎮日姿狂歌舞。金衣公子何事，牽惹萬千愁緒。芳草地，有香車寶馬，驕闌來許。無據，行樂處，好景良辰，休把輕辜負。一種春風，幾多圖書，聽取綿蠻簧語。又向暗巢偷眼，欲啄花心無路。知牆外，待放伊飛過，旁人低訴。

嬌覽之未畢，忽聞始語聲，嬌乃攜此詞並前二詩，藏之袖間，徐步趨歸堂中坐。悵悵久之，歸室，殆無以為懷。因作一絕，題於堂西之綠窗上。詩曰：

日影綦階睡正醒，篆煙如縷午風平。

玉簫吹盡霓裳調，誰識鸞聲與鳳聲。

後二日，舅他出，嬌因至生臥室，見東窗有《點絳脣》詞一首，西窗有詩一絕，躊躇玩味，不忍捨去。知生之屬意有在，乃濡筆和其西窗之韻以寄意焉。詩曰：

春愁壓夢苦難醒，日炯風高漏正平。

魂斷不堪初起處，落花枝上曉鶯聲。

生歸見嬌所和詩，願得之心，逾於平常，朝夕惟求間便以感動嬌。然嬌或對或否，或相親昵，或相違背。生不測其意。莫得而圖之。一日，舅始開宴，自午至暮。酒散，舅始起歸舍，生獨危坐堂中，欲即外舍。俄而嬌至筵所，抽左髻鈿釵，勻博山理餘香，生因曰：「夜分人寢矣，安用此？」嬌曰：「香貴長存，安可以夜深棄之！」生又繼之曰：「篆灰有心足矣！」嬌不答，乃行，近堂階，開簾仰視，月色如畫，因呼侍女小慧，畫月以記夜漏之深淺，乃顧生曰：「月已至此，夜幾許？」生亦起下階，瞻望星漢，曰：「織女將斜，夜深矣。」因曰：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？」嬌曰：「東坡鍾情何厚也？」生曰：「奇美特異者，情有甚於此焉。可以此謔東坡也？」嬌曰：「兄出此言，應彼此苦眾矣，於我何獨無之。」生曰：「然則實有也，不然則佳句所謂『驚夢，者，果何物而』苦難醒，耶？」言情頗狎，嬌因促步下階逼生曰：「凡謂織女銀河何在也？」生見嬌之驟近，然自失。未及問，始聞呼曰：「嬌娘。」

未，嬌乃遁去。次日，生追憶昨夕之事，自疑有獲，然每思遇事多參商，愈不自足。乃作《減字木蘭花》詞以記之，曰：

春宵陪宴，歌罷酒闌人正倦。
危坐中堂，條見仙娥出洞房。
博山香燼，素手重添銀漏永。
織女斜河，月白風清良夜何。

次日晨起，生人揖姘。既出，遇嬌於堂西小閣中，嬌時對鏡畫眉未終，生近前謂之曰：「蘭煤燈燼耶，燭花也？」嬌曰：「燈花耳。妾用意積之，近方得之。」生曰：「若是，則願以一半丐我書家信。」嬌遂首肯，令生分其半。生舉手分煤，油污其指，因請嬌曰：「子宜分以遺我，何重勞客耶？」嬌曰：「既許君矣，寧惜此？」遂以指決煤之半以贈生，因牽生衣拭指污處曰：「緣兄得此，可作無事人那？」生笑曰：「敢不留以為贄！」嬌因變色曰：「妾無他意，君何戲我？」生見嬌色變，恐姘知之，因趨出，珍藏所分之煤於枕中。因作《西江月》詞以記之，曰：

試問蘭煤燈燼，佳人積久方成。
慙慙一半付多情，油污不堪自整。
妾手分來的的，郎衣拭處輕輕。
為言留取表深誠，此約又還未定。

自後，生心搖蕩特甚，不能頃刻少置，伏枕對燭，夜腸九回，思欲履危道，以實嬌心而未獲。

一日，暮春小寒，嬌方擁爐獨坐，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來，嬌不起顧生，生乃擲花於地。嬌驚視，徐起以手拾花，詢生曰：「兄何棄擲此花也？」生曰：「花淚盈量，知其意何在？故棄之。」嬌曰：「東皇故自有主，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。兄何索之深也？」生曰：「已荷重諾。元悔。」嬌笑曰：「將何諾？」生曰：「試思之。」嬌不答因謂生曰：「風差勁，可坐此共火。」生欣然即席，與嬌偶坐，相去僅尺餘，嬌因撫生背曰：「兄衣厚否？恐寒威相凌逼也。」生恍然曰：「能念我寒，而不念我斷腸耶！」嬌笑曰：「何事斷腸？妾當為兄謀之。」生曰：「無戲言。我自遇子之後，魂飛魄揚，不能著體，夜更苦長，竟夕不寐。汝方以為戲，足見子之心也。予每見子言語態度，非無情者，及予言深情味，則子變色以拒我，豈可不解世事，而為是沽嬌哉？諒孱繆之跡，不足以當雅意，深藏自閉，將有售也。今日一言之後，餘將西騎矣。子無苦戲我。」嬌因慨然良久，曰：「君疑妾矣，妾敢無言，妾知兄心久矣，豈敢固自鄭重以要君也，第恐不能終始，其如後患何？妾亦數月來諸事不復措意，寢夢不安，飲食俱廢，君所不得知也。」因長吁曰：「君疑甚矣，異日之事，君任之，果不濟，當以死謝君。」生曰：「子果有志，則以策我。」嬌未及答，俄然舅自外至，生因起出迎舅，嬌乃反室，不可再語。生乃賦《石州引》詞，以記其事云：

懊恨東君催遣去程，春意牢落。梨花粉淚溶溶，知是為誰輕別。沖寒向晚，特地折取歸來，佳人無語從地擲，瞥見卻驚猜，忍使芳塵歇。收拾道明窗淨几，瓶裡一枝，便添風月。因念多才，值此苦寒時節。近新消減，料有萬斛春愁，芭蕉未展丁香結。甚日把山盟向枕邊說。

又越兩日，生凌晨起，攬衣向堂西綠窗內而立，背面視井簷，不知此時嬌亦起，在隔窗內理妝矣。生誦東坡詩曰：「為報鄰雞莫驚覺，更容殘夢到江甫。」嬌聞之，自窗內呼生曰：「君有鄉閭之念乎？」生因窺窗語嬌曰：「哀腸斷盡，無可導意，只得歸矣。」嬌曰：「君果誕妾那？既無意於妾，何前委罪之深也？」生因笑曰：「予豈無意，第被子苦久矣，然則若何謀之？」嬌曰：「今日間人眾，無可容計。東軒抵妾寢室，軒西便門達熙春堂，堂透茶架，君寢室外有小窗，今日若晴霽，君自寢所逾外窗，度茶羨架，至熙春堂下。此地人罕花密，當與君會也。」生聞之，欣然自得，惟俟日暮，得諧所願。至晚，不覺暴雨大作，花陰浸潤，不復可期，生悵悵不已。因作《玉樓春》詞，援筆書之，以寫怏怏之懷。詞曰：

曉窗寂寂驚相遇，欲把芳心深意訴，低眉斂翠不勝春，嬌轉櫻唇紅半吐。匆匆已約歡娛處，可恨無情連夜雨；枕孤裳冷不成眠，挑盡殘燈天未曙。生晨起會嬌於姘所，因共至中堂，以夜所綴詞示之，嬌低聲笑曰：「好事多磨，理固然也。然妾既許君矣，當別圖之。」是日，生侍舅從鄰家飲，至暮醉歸，且思嬌早問別圖之言，疑嬌還復至也，又沉醉睡熟。嬌潛步至窗外。低聲呼生者數次，生不之覺，嬌悵悵而回，又疑生之誕己也，直欲要以盟誓。生剪縷髮，書盟言於片紙付嬌，嬌亦剪髮設盟以復於生。雖是極意慕戀，然終於無便可乘。一日，生收家書以從父晉納粟補閩州武職，以生便弓馬，取生歸侍行。嬌顧戀之極，作詩送行。詩曰：

綠葉陰濃花正稀，聲聲杜宇勸春歸。
相如千里悠悠去，不道文君淚濕衣。
生得詩和韻以復嬌，詩曰：
密幄重幃舞蝶稀，相如只恐燕先歸。
文君為我堅心守，且莫輕拚金縷衣。

生終以嬌「綠葉陰濃」之語為疑，又成一詞寓《小梁州》以示嬌，詞云：

惜花長是替花愁，每日到西樓。如今何況拋離去也，關山千里，目斷三秋，漫回頭。慙慙吩咐東園柳，好為管長條。只恐重來綠成陰也，青梅如豆，辜負梁州，恨悠悠。

嬌知生之疑己，亦以《卜算子》詞復之，詞云：

君去有歸期，千里須回首。休道三年綠葉陰，五載花依舊。莫怨好音遲，兩下堅心守。三隻毬兒十九窩，沒個須教有。
嬌情不自己，復繼以詩云：
臨別慙慙詩語長，云云去後早還鄉。
小樓記取梅花約，目斷江山幾夕陽。

自後生從父以他故不果行，生居家，行住坐臥，飲食起居，無非為嬌興念，以至沉思成病。因托求醫，至舅家。數日，無便可乘與嬌一語。至於飲食俱廢，舅姘為之皇皇，醫卜踵至，但云生功名失意，勞思所致，終不能知生之心。數日，病小愈。一口，舅出報謁，生因強步至外廡，方佇立，俄而嬌至生後，生駭然。嬌曰：「偶左右皆他往，妾得便，故來問兄之病。」生回顧無人，因前牽嬌衣欲與語，嬌曰：「此廣庭也，十日所視，宜即兄室。」生與之俱，及門，忽雙燕爭泥墜前，嬌因指之曰：「此燕墜，則湘娥見妾在君室矣，豈非天乎？」生然其言，而懼其心。兄於顯

色。乃作《擷芳詞》一闋以自釋，詞

日如年，風輕扇，文園多病尋芳倦。春衫窄，庭院闌，獨步迴廊體嬌無羨。如花面，親曾見，千方百計尋方便。藍橋隔，暮雲碧，燕兒墮也，又無消遣。

一日晚，嬌尋便至生室，謂生曰：「向日熙春堂之約，妾嘗思之，夜深院靜，非安寢之地。自前日之路觀之，足以達妾寢所。每夕侍妾寢者二人，今夕當以計遣去，小慧不足畏也。君至夜分時來，妾開窗以待。」生曰：「固善也，不亦危乎？」嬌變色曰：「事至若此，君何畏？人生如白駒過隙，復有鍾情如吾二人者乎？事敗當以死繼之。」生曰：「若然，餘何恨乎？」是夜將半，生乃逾外窗繞堂後數百步至茶架側，久求門不得，生頗恐。久之，尋路得至熙春堂。堂廣夜深，寂無人聲。生大恐，因疾趨入，見嬌方開窗倚几而坐，衣紅綉衣，下白絲裳，舉首向月，若重有憂者，不知生之已至也。生因挾窗而入。嬌忽見生，且驚且喜，曰：「君何不告，駭我甚矣。」生乃與嬌並坐窗下，時正夜分，月色如畫。生視嬌，體態豔媚，肌瑩無暇，飄飄然不啻娥之下臨人間也。嬌謂生曰：「夜漏過半，幸會難逢，可就枕矣。」欣然與生相攜素手，共入羅帳之中。解衣並枕間，嬌曰：「妾年幼，殊不諳世事，枕席之上，望兄見憐。」生曰：「不待多言。」兩情既合，嬌乃嬌啼嫩語，體若不勝，兩態雲蹤，交頸之鴛鴦，和鳴之鸞鳳，無以逾者。一晌歡娛，而嬌娘千金之身，自茲失矣。歡會之際，不覺血漬生衣袖。嬌乃剪其袖而收之，曰：「留此為他日之驗。」生笑而從之。有頃，雞聲催曉，虬漏將闌，嬌令生歸室，因視生曰：「此後日間相遇，幸無以前言為戲，懼他人之耳目長也。」因口占《菩薩蠻》詞以贈生：

夜深偷展窗紗綠；小桃枝上留鴛宿。

花嫩不禁抽，春風卒未休。

千金身已破，脈脈愁無那。

特地祝檀郎，人前口謹防。

生亦口占答之：

綠窗深仁傾城色，燈花送喜秋波溢。

一笑人羅幃，春心不自持。

雲雨情散亂，弱體羞還顫。

從此問雲英，何須上玉京。

嬌得生所和之詞，謝曰：「妾，女子也，情牽事感，殊乖禮法，幸垂明鑒，好為秘之。妾之托君，亦無憾矣。」生辭，愧喜交集。自後，生夜必潛至嬌室，凡月餘，無有知者。豈期慾火所迷，俱無避忌，舅之侍女日飛紅、日湘娥，皆有所覺，所不知者，嬌之父母而已。嬌亦厚禮紅等，欲使緘口。第飛紅輩雖覺之，而未之敢發。

俄而，生以父書促歸。既歸，則寢食俱廢，思欲娶嬌為婦，乃作書達嬌曰：「前日佳遇，倏爾旬餘。魂飛杳杳，每形清夜，松竹深盟，常存記憶。蒹葭之跡，得自托於蘭蕙之旁，為幸大矣。幽會未終，白雲在念，自抵侍下，無一息不夢想洛浦之風煙也。家事經史，非為不復措念，縱一勉強，不知所以為懷。有親朋見憐，於大人前致一語，天啟其衷，俾續秦晉，再世之盟，未嬌舅姪雅意若何。倘不棄庸陋，則張生之於鶯鶯，烏足道哉！茲因媒氏有行，喜不自制，臨此以布腹心，幸相與謀之，臨風以俟佳音。家居元聊，偶思佳麗夜別之言，綴《永遇樂》一詞，並用錄呈，亦以見此情之拳拳耳。新霜在候，善加保衛。」生寫書畢，並錄前所作《永遇樂》詞，緘封私付女媒氏，父母不知也。媒得書，既往見舅姪，且以生父命告之。舅為之開宴。次日，媒申前請，舅曰：「三哥才俊灑落，加以歷練老成，老夫得此佳婿，深所願也。但朝廷立法，內兄弟不許成婚，似不可違。前辱三哥惠訪，留住數月，甚能為老夫分憂。老夫亦有願婚之意，而於條有礙，以此不敢形言。」媒氏再三宛轉，終不能得。至晚，再置酒款媒，舅命姪主席，嬌時侍立姪側，知親議之不諧也，心生悒悒，但不敢形之言語耳。酒散，媒左右顧視無人，欲致生書於嬌。「適嬌至媒前剔燈，媒因私語嬌曰：「子非厚卿之情人耶？厚卿有手書，令我私致於子。」嬌竦然，微言應曰：「然。」淚隨言下。媒為之改顏，遂從身畔取書授嬌，嬌收置袖間，未敢展視。姪起，嬌亦隨於入室。次早，媒再請於舅，且以言迫之。舅怒曰：「此無不可，第以法禁甚嚴，欲置老夫罪戾也？爾勿復言，此決不可。」媒知其不就，因告歸。舅又命姪酌酒與媒為別。嬌因侍立，私語媒曰：「離合緣契，乃天之為也。三兄無事宜來，妾年且長，歲月有限，無以姻事不諧為念也。」因出手書，令媒持歸，以復於生。媒既歸，道舅不允之由，遂以嬌書與生，生展視之，乃新詞《滿庭芳》一闋，嬌所制也：

簾影飾金，簾紋浮水，綠陰庭院清幽。夜長人靜，消得許多愁。長記當時月色，小窗外，情話綢繆。因緣淺，行雲去後，杏不見蹤由。慙慙，紅一葉，傳來密意，佳好新求。奈百端間阻，恩愛成休。應是奴家薄命，難陪伴，俊雅風流。須相念，重尋舊約，休忘杜家秋。

詞後又有詩二絕。詩云：

雲重月難見，風狂雨不成，

尺書從寄意，傾淚若為情。

目斷芳千里，情分役寸心，

藉君憐舊日，莫絕羽鱗音。

生覽誦數遍，殊不勝情。每對花玩月，不覺淚下。

初，生與成都府角伎丁憐憐者，極相厚善。憐敏惠殊俊，常得帥府顧盼；生方妙年秀麗，憐憐尤見傾慕。生自秋還鄉里，憐憐屢遣人招生，生托故不往。至是，生之友人陳仲游，亦豪家子也，見生每置恨於臨風對月之間，因拉生至成都舒懷，遂同至憐憐之家。生既入，憐不勝欣喜，杯酒話款曲，生但面壁，略不致意。憐怪之，委曲詢生，終不言。憐意其礙於仲游也，乃留之竟夕，令其女弟伴姐侍仲游寢，而自薦於生。生不得已，因與同席。枕邊切切詰生所以不見答之故，生乃具道與嬌娘相遇之情。憐問曰：「嬌娘誰家女也？」生曰：「新任眉州王通判之女也。」憐又問：「其實若何？」生曰：「美麗清絕，西施妃子殆相千百而風韻過之。」憐因沉思良久曰：「既名嬌娘，又且美麗若此，豈非小字瑩卿者乎？」生躁然曰：「爾何由知之？」憐曰：「向者帥府幼子將求婚，酷好美麗，不以門第高下為念，但欲殊色，常捐數千緡，命畫工於近地十郡求問，伺隙繪人家美女以獻，此其一也。色瑩肌白，眼長而媚，愛作合蟬鬢，時有憂怨不足之狀。嘗至帥府內室見之，因記其姓字，果然是否？」生曰：「子如視兒其人，即是此女。」

憐曰：「宜子之視我若土壤，子之所遇真天上人也。妾常人視，佇目不能去，第恨不見其身。今後至彼，願求舊鞋丐我。」生諾之，明日遂與陳仲游同歸。抵家後，生因追念憐憐「天上人」之語，慨然賦詩一絕，詩曰：

自入仙境路已深，桃花與我是知心，
紛紛浪蕊迷蜂蝶，得似高山遇賞音。

生因恨恨再期杳杳，傷感成疾，困臥累日。父母驚異，因令人訪問生得病之由。生乃托以夢寐絕怪，將不能免，必須求善能驅役鬼神者，作法禳之。父乃命良巫祈祝。生密使人厚賂巫者，令向父母言此為鬼物所憑，必當遠避，方可向安。如其不然，生死未判。父母聞巫言，大驚懼，以為誠然。於是，議令生往舅家以避此難，擇日起行。先期之二日，令人取覆舅家，舅矜許之。嬌時在父母旁，聞生有來期，喜慰特甚。人回報，生亦欣快，隨覺病差愈，父母以為得計。及期，生戒行，病亦向安。於時，鶯簧聲，百花竟發，園林錦繡，奪目爭妍。生至舅居，及門，遇嬌於秀溪亭。兩情四目，不能自止。暫叩寒暄畢，生欲入謁舅，嬌止之曰：「今日鄰家王寺丞宅邀往天寧院賞牡丹，至暮方歸。姑至此少息，徐徐而入可也。」乃與嬌並坐亭上，嬌因謂生曰：「君養攝不如平時，何故？今復來此何干也？」生疑其言，乃曰：「日月未久，何故忘予？自相離之後，坐不安席，味不適口，寢不著枕，行不重足，何止夜月屋樑之思，中間請命嚴君，冀諧媒的，而天不從人，竟辜宿望。春花秋月，風台雪榭，無一而非牽情惹恨之處。百計重來，以踐舊約。今子乃有『復來何干』之辭，予失計甚矣。」嬌愧謝曰：「君心果金石不渝，妾何以謝君？」因相與歡。移時，同步入室。生至其舊館，窗几依然，向時所書詩曲，左顧右盼，濡染如新，生悵然自失。復作《鷓鴣天》詞以記之，云：

甥館睽違已隔年，重來窗几尚依然。
仙房長擁雲煙瑞，浮世空驚日月遷。
濃淡筆，短長篇，舊吟新誦萬愁牽。
春風與我渾相識，時遣流鶯奏管弦。

至晚，舅矜歸，生拜謁甚恭，舅問生曰：「聞三哥有微恙，想二豎子遁矣。」生謝曰：「惟舅憐其微恙，庶得避免，再造之賜，沒齒不忘。」舅矜勞勉之。生就室，自後與嬌情意周洽，逾於往昔。

住數月，情意益厚。生因憶丁憐憐之言，求舊鞋於嬌。嬌力詢生曰：「安用敝履為哉？」生不以實告，嬌不許。舅之侍女飛紅者，顏色雖美，而遠出嬌下，惟雙彎與嬌無大小之別，常互鞋而行，其寫染詩詞與嬌相埒。嬌不在側，亦佳麗也。以矜性妒，未嘗獲寵於舅。常時出入左右，生間與之語。嬌則清麗瘦怯，持重少言，佇視動輒移日。每相遇，生不問，嬌則不答，戲狎一笑，則使人魂魄俱飛揚。紅尤喜謔浪，善應對，快談論，生雖不與語，亦必求事以與生言。嬌每見之，則有不足之意。及生再至，紅亦與之親狎，嬌疑焉。生久求嬌鞋不獲。一日，嬌晝寢，生偶至其側，因竊鞋趨出。方及寓室，以他事去，未曾收拾。飛紅適尾生後，見生遺鞋，紅乃疑嬌所與者，因收之。生罔知所以，及歸室索鞋，無有也，因怏怏於懷。遂作《清平樂》詞以自記。詞云：

尖尖曲曲，緊把紅綰。朵朵金蓮奪目，襯出雙鉤紅玉。華堂春睡深沉，拈來縮動春心。早被六丁收拾，蘆花明月難尋。

及暮，嬌問生素鞋。生曰：「此誠我盜去，然隨已失之；諒子得之矣，何苦索我耶？」嬌乃止。蓋飛紅拾歸，以付嬌也。然嬌以此愈疑生私通於紅矣。一日，見飛紅與生戲於窗外，捉蝴蝶，因大怒詬紅。紅頗憾之，欲以拾鞋事聞矜，未有聞也。後遇望日，眾出賀舅矜，嬌在焉。飛紅因語嬌所履之鞋，揚言謂生曰：「此即子前日所遺之鞋也。」嬌變色，亟以他事語舅矜，會舅矜應接他語不聞。嬌因大疑生使紅髮其私，乃大怨望。自後非中堂相遇，不復求便以見生。女工諸事，略不措意，怨隙之心，行住坐臥皆是也。生亦無以自明。一日，生不意中漫於後園縱步，適於花下見鸞箋一幅，生取而視之，乃《清平樂》詞也：

花低鶯踏紅英亂，春心重，頓成愁懶。
楊花夢散楚雲平，空惹起，情無限。
傷心漸覺成牽絆，奈愁緒寸心難管。
深誠無計寄天涯，幾欲問，梁間燕。

生披味良久，意謂嬌詞，而疑其字畫頗不類嬌所書，因攜歸置於室中書案之上，欲詢嬌而未果。抵暮，西窗前有金籠養能言鸚鵡一隻，甚馴，嬌過其側，戲以紅豆擲之。鸚鵡忽言曰：「嬌娘子何打我也？」生聞之，亟出室招嬌。嬌不至，生再挽之方來。嬌人生室，正疑思不言，忽見案上花箋，因取視之。良久，目申生不語。移時，生曰：「子何時所作也？」嬌不答。生又曰：「何故不言？」嬌亦不應。生力究之，嬌曰：「此飛紅詞也，君自彼得之，何必詐妾？」生力辯，嬌並無一言。徘徊良久，長吁，竟拂衣起去。生留之不可。自爾相會愈疏。嬌終日熟寢，間一二日，才與生一見，見亦不交一言。凡月餘，生不能直其事。生一夕逕造嬌室，左右寂然，惟見窗上有絕句一章云：

灰篆香難炷，風花影易移。
徘徊無限意，空作斷腸詩。

生察詩，知嬌之為己，且疑心之深也。乘間語嬌曰：「再會以來，荷子厚愛，視前時有加焉，邇日形似之間，不能不為子所棄，何乎？」嬌初不言，生再詰之，嬌潸然涕曰：「妾自遇君之後，常恐力日不足。今者君棄妾耳，妾何敢棄君。抑君意既自有主，何必妾望矣？」生曰：「苟有二心，有如此日。」因指天自誓，以明無他事，且曰：「子何疑之甚也？」嬌曰：「君偶遺鞋，飛紅得之；飛紅偶遺詞，君且得之。天下偶然之事，何多之甚耶？妾不敢怨君，幸愛新人無以妾為念也。」生仰天太息曰：「有是哉，吾怪邇日見子若有憂者，人之情態，豈難識哉？子若不信前誓，當前發大誓於神明之前。」嬌乃回笑曰：「君果然否？」生曰：「何害？」嬌曰：「若然，後園中池，正望明靈大王之祠；此神聰明正直，叩之，無不響應。君能同妾企伺大誓，則幸甚也。」生曰：「如命，想明靈大王亦知予心之無他也。」嬌乃約以次早與生俱游後園，臨東池畔，遙望大王之伺，兩人異口同聲，拜祈設誓，其詞累千百，不能備載。誓畢，攜手而歸，恩情有加焉。嬌乃作一詞與生，寓再團圓云：

芳心一點，柔腸萬轉，有意偷憐。
孜孜守著，甚日來結得惡姻緣。
語言是心聲，明神在上，說破從前。
天還知道，不違人願，再與團圓。

生得詞，亦口占一詞，寓白牡丹，備述心事以謝之，詞云：

一片芳心，被春拘管，重尋雲翼盟約。說與從前，不是我情薄。都緣燕逐情絲，蜂拈花蕊，便成執著。密愛堪憐處，幾多寂寞。此心只有天知，終不成輕狂做作。縱滿眼閒花媚柳，也則無情摸索。後園同步，遙告神明，地久天長更誰托，從合再與團圓，莫把是非斷卻。

自後嬌與生情好深篤，飲食起居，無不留意。生自此亦不與飛紅一語，紅察之，因大憾。一日，生因縱步至後園牡丹叢畔，忽遇嬌先已在彼，遽擁抱之，必欲求合。嬌卻之，言曰：「醜陋之質，固不敢辭於君，但慮雲雨初交，歡會方密，妾於情狀俱昏迷矣。能保人之不至？若有所覺，妾無容身之地矣。」生聞其言，興已稍闌。遂與嬌瘴手而過別圃。不覺飛紅亦自後潛至，見嬌與生並行，因促步返舍，語姘曰：「天氣晴暄，可入後園，牡丹盛開，能一觀否？」其實欲姘一行，襲敗嬌之蹤跡也。姘可其請，遽命紅侍。行至園中，瞥見生與嬌並行於此亭畔，左右俱無人，姘因大疑，因呵嬌。生乃狼狽反室，惆悵不已。知為飛紅所賣，故至為姘所覺，無以自釋。強作一詞《漁家傲》寫其悒快云：

情若連環終不解，無端招引旁人怪。好事多磨成又敗，應難挨，相看冷眼誰睷睬。鎮日愁眉斂青黛。欄杆倚遍元聊賴，但願五湖明月在，且寧耐，終須還了鴛鴦債。

越二日，生自知其跡不寧，乃告歸。舅姘亦不留之，嬌夜出，潛與生別曰：「天乎，得非命歟？相會未期，而有是事，妾獨奈何哉。兄歸，善自消遣，求便再來。無以疑問，遂成永棄，使他人得計也。」因泣下沾襟，生亦掩泣而別，嬌又作《一剪梅》詞授之。且曰：「兄歸時展視之，即如妾之在側矣。」言終而去。詞之。

豆蔻梢頭春意闌。風滿山前，雨滿山前，杜鵑啼血五更殘。花不禁寒，人不禁寒。離合悲歡事幾般。離有悲歡，合有悲歡。別時容易見時難，怕唱陽關，莫唱陽關。

申生與嬌別歸，父母以生久在外，妨廢書史，間歲功名之會，又復在眼，遂令生於書齋溫習舊業。生與其兄綸雖朝夕共學，而思嬌之念元時不然。夜則與兄異榻而寢，悵悵之辭，或形於夢寐，恨不能御風縮地，一與嬌會。至七月中旬，舅以眉州滿，道經申生之門，因留宿於生家者累日。此時舅挈家以行，姘嬌寓生家，相隨不離跬步，兼飛紅、湘娥諸侍女雜然左右，生與嬌欲一言不可得。居三日，舅命戒行，車馬喧闐，送者絡繹於道。姘與嬌各登車，諸侍女相隨先後。申生亦乘馬相送，闖其便曳簾挽車，與嬌語舊，嬌淚下如雨，不能答。徐曰：「遇君之後，一日為別，不能堪處，況今動是三年，遠及千里，一旦思君之切，安保其再能見君乎？但恐妾垂首瞑目，骨化形銷，君將眠花臥柳，棄舊憐新，妾枕邊恩愛，他人有之矣！」生曰：「明靈大王在彼，吾誓不為也。」嬌曰：「若然，妾荷君之恩，死且不朽。」乃占詩一首贈生：

欲語征夫促去忙，臨歧分袂轉情傷。
不堪千里三年別，恨說仙家日月長。

嬌於袖中又出香佩一枚，上有金銷團鳳，以真珠百粒，約為同心結贈生，曰：「睹物思人可也。得暇可求便一來，毋以地遠為辭。」言未竟，軒車催動，霧隱前山，曉月半沉，目送不及。生別舅姘辭回，淒然歸於書室，間消永日，無不淚零，晨窗夕燈，學業幾廢。間為詞章，元不寄與嬌紅之語，他不暇及。一日賦一曲，以示兄綸，皆寄其意於言詞之外，未嘗斥言也。詞云：

春風情性，奈少年辜負，竊香名譽。記得當初，繡窗私語，便傾心素。雨濕花陰，月篩簾影，幾許良宵遇。亂紅飛盡，桃源從此迷路。因念好景難留，光陰易失，算行云何處。三峽詞源，誰為我寫出斷腸詩句。目極歸鴻，秋娘聲價，應念司空否？甚時覓個彩鸞，同跨歸去？

兄見之，撫生背肩曰：「厚卿，以弟之才，當取青紫如拾芥，以顯二親，夫何流連光景。此詞固佳，察弟之心，必有所主。秋期在近，且移此筆，鏖戰文場可也。」生但無言，蓋生詞微寓與嬌相會之始末，至亂紅飛盡之句，則直指飛紅媒孽之事，思恨之極，作為此詞，其兄不知也。及至八月，與兄俱就秋試畢，即欲言歸，兄綸謂曰：「三年燈火辛勤，決以此舉，揭榜在近，何不少俟？」生曰：「兄學業高遠，危中必矣；劣弟荒唐陋，孫山之外，不言可知。不欲久此，榜揭後，無面目回鄉也。」兄再四挽留，生不得已，從之。逾數日，秋闈拆號，生與綸俱在高選。兄弟聯捧捷而歸。次年又與兄綸同及第，兄綸受綿州緜山縣主簿，生以弓箭升，且授洋州司戶。兄弟歸家侍次。時有賣登科記於眉州者，舅因閱之，見生兄弟皆及第，因大喜，歸謂姘曰：「二哥、三哥皆及第，吾家宅相得人矣，但恨相去千里，不能親賀。」遂遣人致書，且詢問：「二甥榮授何官，如瓜期末及，能一來款我，以慰老夫忻喜之心否？」生得書與兄謀曰：「舅有命召，兄宜一行。」綸曰：「父母在，焉可遠遊，委以家事？然舅姘所命，亦不可違，長孫克家，弟固當往。」

於是，生欣然領命，即日治行詣舅任所。既至，舅見之，且賀且謝。須臾，姘嬌畢見，且曰：「別後喜審吾甥兄弟俱擺危科，與有榮華。」生謙謝再三，又問二哥何以不來，生答兄弟不可俱出之意。舅姘等問勞盡禮，姘終以生前疑似之故，館生於廳事之東邊，去堂甚遠。生亦遠嫌，尋常非呼召而不入，縱或一至嘗堂廡，未與嬌款狎，或與嬌偶然相遇，左右森立，但彼此佇視，不能出一言。生殊元聊，住十餘日，欲告歸，然終念遠來，未曾與嬌一語，悶悶不樂。徘徊久之，乃作詞寓相思會以述懷：

脈脈惜春心，無言耿思憶。
夜永如年，誰道藍橋咫尺。
緣分淺，何似舊日莫相識。
試問取柳千絲，愁怎織？
菱花頻照，兩鬢為誰雪積？
幾番會面，見了又元信息。
空追前事，把兩淚偷滴。
且看下梢如何是得。

一日，生晨起人謁姘，姘未起，生因忽遇嬌於堂側，時且早，左右俱未起，嬌亟出步前語生曰：「妾別兄久矣，思念之心，未嘗少息。喜審近取高第，但恨命薄，不能執箕帚，以觀富貴，為大恨耳。兄能不棄，不以地遠來臨，妾何以得此？妾與飛紅有隙，君所知也，今姘以年尊多病，不暇他顧，而飛紅方用事，跬步動容，無所求其便。兄至此已十日矣，妾不能與兄一敘疇昔者，坐此故也。妾每見兄，必晨昏人謁，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，而兄每人必晚，今非兄早至，妾安能與兄一語也！生曰：「我見事變如此，終日死坐，孤苦之態，不能備言，方欲於一二日間，圖為歸計，緣未及與子一語，故未忍去，今既若此，我難在此，竟何益也！」將歸

矣。」嬌曰：「妾以今日之故，屈事飛紅，尚未得其歡心，自今以往，當愈屈意事之，萬一得回其意，則可與兄復如前日，兄果能少留月餘否？」因出袖中黃金二十兩與生，曰：「恐兄到此，或有用度，衣服有不堪者，宜令左右以工直持來，當與兄修治也。」生乃曰：「若果有要謀，雖僻處鬼室，千日亦何害？」頃之，人漸眾，生遂出，愈無聊賴，時繞戶吟詠，以寫懷抱。有二詩云：

庭院深深寂不嘩，午風吹夢到天涯。
出牆新竹呈霜節，匝地垂楊袞雪花。
覓句閒來消永日，遣愁聊復酌流霞。
狂風全不知人意，早向窗前報晚衙。
簾展湘紋浪欲生，幽人自感夢難成。
依牀剩覺添風味，開戶何妨待月明。
擬倩蛙聲傳密意，難將螢火照離情。
遙憐織女佳期近，時看銀河幾曲橫。

生在舅家，自秋及冬，歲將暮矣，慕戀之心，終無以自遣，每以明燭，倚牀獨坐，夜半方就枕。所居室東邊，有修竹數竿，竹外有亭，前任州官有子婦美而少，因得暴疾，遂至不起，殯於亭中，經歲後移歸鄉里，然精誠常在亭中，每為妖祟以迷少年，生不知其詳。一夕，方掩關而坐，將及二更許，忽聞窗外步履聲，生意其兵吏夜起，不以為怪。頃之，叩窗甚急，生出視，則見嬌娘獨立窗下，曰：「君何不俱，候君久矣。」生不知妖，欣然與之入室，曰：「子何以得此來？」答曰：「舅姪熟寢，無有知者，故來相就。」將旦，告去。囑生曰：「此後，妾必夜至，兄無干不必至中堂。或入，偶相遇，不必以言相問，恐人有所覺也。妾或與君語，幸無見答以狎邪之言，妾必有為，君宜引去不對，則人將謂君無心於妾，庶可釋疑也。」生曰：「子若夜必一至吾室，吾人何干！」言訖遂去。自後妖夜必至，凡月餘，人莫知之。生常經數日方一入中堂，左右問之，以他事對，或遇嬌，則遠望引避。常獨吟一詞，寓于飛樂以自喜曰：

天賦多嬌，惠蘭心性。
風標，憐才不減文蕭。
怕芝窗花館，虛度良宵。
密相捫，就長待燭暗香消。
向人前載跡，休把言語輕挑。
問誰知證，惟有明月相邀。
從今管取為雲雨，暮暮朝朝。

嬌自生再至，益屈己以事飛紅，平日玩好珍奇之物，紅一開口，則舉而贈之，錦繡綾羅，金銀珠翠，惟紅所欲，人皆呼之為紅娘子。紅見嬌之待己厚也，漸釋舊憾，與嬌稔密，嬌結之愈至。時小慧年已長，見嬌屈意事於紅，語嬌曰：「娘子通判之女，貴人也；飛紅，通判之妾，賤者也。奈何以貴事賤，此小慧日久所不能平者。」嬌因歎曰：「我之遇申生，爾所知也，紅與我有隙，屢窘撓我。今生遠來已久，我不能與之一敘間闊者，蓋阻於此耳。苟不屈己以結紅之心，或者與生胥會能保其無語乎？我不自愛而屈事之者，為生設也。」因吟詩一絕云：

雨勤春寒花信遲，癡雲礙月夜光微；
披雲閣雨憑誰力，花開月圓且待時。

吟畢，因泣下。慧曰：「娘子芳年秀麗，稟性聰明，立身鄭重。向時遊玩花園與湘娥並行，娥不相讓，先登樓梯，娘子怒以告夫人。夫人不治，幾不食者兩日，其負氣有如此者！前年罷官，西歸駟舍，牀帳不備，重以繡茵，周以囉幃，猶思其不潔，焚沉麝，夜半方寢，其愛身有如此者！娘子善歌，眾所共知，親族聚會，申請不明再四，終不肯出一聲，其重言有如此者！今既委千金之身於申生，若棄敝，而又下事飛紅，喪盡名節，此妾之所不曉者。況娘子詩詞清麗，文章華瞻，名聞於時久矣，當今少年才子咸願一見而不可得，苟求婚姻，豈不能得一申生也！又兼申生一第之後，視娘子頗似無情，今雖在此，呼之而不來，問之而不對，諒必有他意也，娘子何自苦執如此？」嬌曰：「爾勿言，天下豈復有鍾情如申生者乎！以生之才美，必不負我，必得生而後已。」慧知嬌眷戀申生之心如鐵石，乃亦諂事飛紅。紅後感嬌之結己備至，盡釋前憾，喟然謂嬌曰：「娘子近日以來，憔悴特甚，若重有所思者，何不與紅一言？紅受娘子之恩厚矣，苟有效力，當以死報。」嬌但流涕不言。紅固叩之。曰：「我之遇申生，爾所知也，他何言？」紅曰：「此易事，姪年尊，終日於小樓看經，堂室之事，娘子主之，果有所圖，敢不唯命！」嬌鄭重謝之。自此，紅常與嬌為地，求以見生。然生每夜遇妖之後，以為真嬌之來，累十餘日不入中堂，精神昏倦，終日思睡。嬌眷戀之極，情不能已。時作詩以記之，凡九首，其一曰：

情緣心曲兩難忘，夢隔巫山蝶思荒，
春事懶隨花片薄，愁懷偏勝柳絲長。
金松瘦削腸堪斷，珠淚闌珊意倍傷。
人自蕭條春自好，少年空爾惜流芳。

其二曰：

曉窗睡起翠蛾顰，天際晴霞曙色新。
錦字謾題機上恨，黃鸝為喚樹頭春。
每憐芳草愁花悴，偏覺幽魂入夢頻。
翠袖未殘空染淚，闌闌寂寂暗傷神。

其三曰：

一點芳心冷似灰，蘭闌寂靜鎖塵埃。
幾時闌思多慳澀，昨夜燈花又浪開。
夢裡佳期成慘淡，想中顏色若疑猜。

芙蓉帳小雲屏暗，一段春愁帶雨來。

其四曰：

春山癡恨攢秋思，不慰閒情只自知。
寥落肯容成獨夢，淒涼偏是蹙雙眉。
那知淺笑輕顰態，不記癡心似醉時。
對面相看只如此，知他欲負此生期。

其五曰：

豐帳春寒歎寂寥，羅衣那得血痕消。
無因得贖陽台路，有信無情恰是空。
佳況每從愁裡減，芳魂疑是夢中招。
成獨與堪惆悵，珠淚汪汪暗處飄。

其六曰：

曉起西牀一半開，輕移蓮步下芳階。
流鶯有恨空啼樹，塵榻無情自鎖埃。
薄倖動成經歲別，光陰在負少年懷。
每期對榻人長負，輸了愁眉淚滿腮。

其七曰：

咫尺天涯一望見，重簾十二擁朱欄。
斷腸芳草連天碧，作惡東風徹地寒。
寵裡飛禽堪再復，盆中覆水恐收難。
落花舞絮春如水，下卻朱簾不忍看。

其八曰：

屈指光陰又隔春，朱顏枉負一生身。
情牽相喚鶯聲細，腸斷無端草色新。
露帳銀牀初破睡，舞衫歌扇總生塵。
幾回惆悵空悲歎，只為無情薄倖人。

其九曰：

瘦盡紅芳綠正肥，枕中春夢不多時。
好將此日思前日，莫道佳期負後期。
鎮日閒愁魂去遠，殘春孤恨夢生遲。
憑誰寄與多情道，憔悴闌干怨落暉。

嬌娘吟畢，付與紅觀曰：「我別申生，動經一載之餘，今咫尺天涯，對面如此，我何以堪？」言已，忽僕於地，紅扶之而起，良久方蘇。紅見嬌失意，懼矜有疑，乃誑矜曰：「嬌娘子多苦寒疾。」矜信之，故嬌雖憔悴，不疑也。紅一夕至嬌所，嬌方掩淚獨坐，殊不勝情。紅因曰：「娘子如此而申生如彼，此豈有人心者！妾近見申生，屢以實情告之，往往不顧，且其神思昏迷。況彼所居之地，名娼豔女甚多，想年少不能自持，他有所昵，宜乎寡情於娘子，何自若乃爾。試一索之，便可知生之所為矣。」嬌見生之相棄甚也，因紅語亦疑之，至晚遂令小慧及紅房下小侍女蘭蘭夜出伺生起處。慧與蘭蘭同至生室前，見窗內燈明，慧因穴窗細視，見生與一女子對坐，顏色態度與嬌娘無異，因私相歎駭。歸室，則見嬌與紅並坐於室。慧曰：「娘子適至生室乎？」嬌曰：「我與飛紅同遭爾去，我二人坐此，未嘗動，爾安得妄言。」慧、蘭同聲曰：「適來申生與一女子相對而坐，絕似娘子。若此則彼為何人也？」嬌、紅大駭。良久，紅曰：「舊聞此地多有鬼魅，諒必此類惑之，宜其待娘子惘然也。」因欲與慧、蘭等再出視之。時夜深，門守甚嚴，不復可出，遂止。明晨，嬌詐以矜命召生入室。不過。再四召之，方來。小慧前導至後室，見嬌獨坐，生彷徨欲去，嬌即前挽生袖曰：「君且勿去，將有事語君。」生不得已乃坐。嬌曰：「君近日何相棄？妾之待兄亦至矣，一旦若是，豈平昔所望於兄者？」生不答。嬌又曰：「兄每夕所遇者何人？」生曰：「無之。」嬌曰：「不必隱諱。」生謂詐已，乃左右顧盼，切切曰：「子令我勿言，何窘我也？」嬌曰：「妾有何事，令君勿言？」生大駭，因曰：「左右有人乎？」嬌曰：「無之。」嬌又曰：「妾自別君之後，迄今將兩歲矣，兄此來，妾亦何便得與君款密？何嘗囑君勿言？」生曰：「子何反覆也？子自前月以來，每夜必至我室，囑我勿言，懼飛紅之輩生讐也，子今乃有是說，何故？」嬌曰：「妾室未嘗一出，君之室所居窮僻，久聞其中多怪，諒必鬼物化妾之形以惑君。妾自屈事飛紅之後，已得其歡心，日夕使人召兄，兄不至，縱一來，與兄談話，兄又不答。日夕不知所謂，將謂兄有異心。夜來使小慧、蘭蘭伺兄起處，乃見一女子，形狀如妾，與兄對坐。此非鬼祟而何？故今日召兄實之耳。君不信，則召紅證之。」乃潛使人呼紅。紅至謂生曰：「郎君何棄娘子也？」因具道昨夕之事，生駭然汗下浹背，罔知所出，乃謝曰：「非子眷眷不忘，則我將死於鬼祟手矣。第恨兩月以來，負子恩愛之情，其何以為報？」因大恐，不敢出息其室，至暮猶在中堂。紅乃與嬌謀止，以生為鬼所惑告矜。矜疑之曰：「安有是理？」紅欲實其言，至一更許，令生且出室，生懼不敢往。紅曰：「第往彼，妾將有為也。」因戒生曰：「今夜二鼓，妾與矜來觀。如彼來，妾與矜遠望，恐見其類嬌，則生疑矣。如索君，君亦勿言似娘子也。」生勉強許之。至二更初，鬼果來，生雖與之對坐，心驚股栗。未定間，紅矜已至窗前；果見一婦人，矜欲細視，紅懼其事發露，因大撫窗趨人，鬼果不見。生初聞嬌之言，且信且疑；及紅撫窗，鬼遁滅跡，生方大悟。嶺因詢生曰：「適為何人？」生愧謝曰：「不知其鬼也，願姑救我。」於是矜與紅謀，移生入中堂。舅知之，廣求名師符水，以與生飲。生後臥病累日，亦尋向安。自爾，生起居，皆在宅內，嬌亦不以向日相棄介意，歡愛如平日。或至生室連夕，矜亦不知也。生追思鬼惑之事，深感嬌、紅之救己，乃作《望江南》詞以謝之。詞云：

從前事，今日始知。

空冷落巫山十二峰，朝雲暮雨竟無蹤。

一覺大槐宮。

花月地，天意巧為容。

不比尋常三五夜，清輝香影隔簾攏。

春在畫堂中。

又兩月餘，姁以病死，嬌哀毀殊甚，幾不堪處。生見舅家事紛壇，乘間告歸。嬌因謂生曰：「昔日之別，不謂復有今日，幸欣再會，奈何罹此禍變，哀毀之中，不暇與兄款曲，暫歸宜再來也。」因長吁曰：「數年之間，送兄者屢矣，知相別後，能念妾勤心否乎？」生元言，但掩淚為別。明日辭舅，歸至家中，父母聞姁之亡，皆驚動嗟泣。

明年六月，舅滿任回，再過生門，迎宿留住數日。自姁之死，飛紅專寵於舅，因宛轉為嬌媒，因與舅曰：「夫人不幸先逝，善父年少，家事無人主持，何不拉三哥同歸經理？且其瓜期末及也。」

舅欣然之，欲拉生去，生父不欲。生聞之，心切意喜，因乘間囑紅俾舅再三拉之。舅如言，力與生父言之。父不得已，乃令生行，遂同到舅家。住兩月，舅即為再調任計，謂生曰：「家中事緒繁多，小兒幼失所恃，三哥不妨在此，相與維持，俟有美赴之期，當竭力助行。」生諾之，舅遂行。生厚賂舅之左右，莫不歡悅，生因與嬌絕無間隔。院宇深沉，簾掩映，玉枕相挨，鸞鳳並翼，或時朱欄共倚，舉盞飛觴，嬉笑嘔吟，曲盡人間之樂。逾半載，舅以舉員未足，再調利州以歸。左右得生之賂，加以事大體重，無敢言及之者，惟於舅前為生延譽。舅歸之後，見生經理其家，事事有倫，知生之才，能幹有餘，又妙年高第，前程未可量，遂悔向日背親之謀，間使紅委曲問生。一夕，生方與嬌閒坐，紅趨至拜賀曰：「郎君、娘子，平昔之願諧矣，敢不賀？」嬌詢之，紅曰：「舅又有結好之意，使妾審訂郎君，懼郎君之不從也。」嬌曰：「天果不違人耶？」因大喜，明燈達旦，忘寐。生賦《內家嬌》詞以相慶云：

燈花何大喜，多情事，天意想從人念。子秀蘭房，才高柳絮，我登仕版，世忝簪紳。堪誇處。一雙兩好，彼此正青春。夙世因緣，今生契合，昔時秦晉，重締姻親。慙慙謝紅葉，傳來佳耗，意密情真，記東池畔，要誓神明。料得從今臨風對月，消除舊恨，慘雨愁雲。管取團圓到廬，不負深盟。

是夕，紅反命於舅曰：「生意無不可也。」遂立遣媒之生家，生父母亦允許，且曰：「此固所願也。」擇日遣聘。

丁憐憐者，自生別後，久之，一入帥府，至西書院，所畫美人，猶在壁上。帥子坐其旁，憐憐仰視久之。帥子問曰：「天下果有如此婦人乎憐曰：「有之。」因指嬌像曰：「聞此已入畫者，未能模寫其一二。足極小，眉極修，詞草翰墨，無能出其右，以此女實之，想其他皆然。」帥子喜曰：「我將求婚此女。」憐曰：「無用也，聞此女久有外遇，恐非全身。」帥子曰：「得婦如此，幸已甚矣，此不足問。」憐悔失言，力解不獲。帥子遂令親信懇告其父，求婚於王。王時眉州未回，故無言及此者。逮王再調歸家待次之日，帥遂遣媒來求婚，王初拒之；再四，帥逼以威勢，賂以貨財，不得已遂許之。嬌夜掛帥書至生室，告曰：「前日姻約復敗矣，帥子求婚，家君迫於權要，許之矣，兄何以為計？」生曰：「事在他日，當徐圖之。」嬌自是見生愈密，然一相遇則慘慘不樂。平生善歌，每作哀怨之音，則聞者動容，或至流涕；雖與生至相得，未嘗對生一歌，生或潛聽，嬌覺之則又中輟。生每以為嫌。至是，生不請，自歌詞《一叢花》云：

世間萬事轉頭空，何物似情濃？新歡共把愁眉展，怎知道新恨重！逢媒灼無憑，佳期又誤，何處問流紅？欲歌先咽意沖沖，從此各西東。愁怕到黃昏，窗兒外疏雨泣梧桐，仔細思量，不如桃李，猶解嫁東風。

歌未終，黯黯然淚下如雨。生平嗜好有不能致者，嬌廣用金玉，售以遺生。一夕，家宴罷，至就寢，生被酒未能臥，嬌秉燭待側。生從容問曰：「爾來眷我，何益厚也？」嬌曰：「始者妾謂可托終身於君，今既不如所願，事兄蓋有日矣。雖盡此身，何足以謝！」生大感慟。居數日，嬌忽臥病，不得與生會者僅二月。一日，舅出謁，生厚賂左右，欲一見嬌，左右扶嬌至生室之側，生迎與相見，嗚咽不已。良久，嬌乃曰：「樂極生悲，俗語不誣。妾病不能扶持，生願不諧，死亦從兄，在所不恤也。」語竟，倚生之懷，似無所主。左右驚扶而入，久之方醒。生亦自此悶悶，作事顛倒，語言無實，目前所為，旋踵而忘。舅甚怪之。秋八月，帥子納幣促親期，舅許之。嬌病少瘳，因他事怒小鬟綠英，綠英懷恨，乘間以嬌平日所為之事，從實告舅。舅怒審實於紅，將治之，紅給曰：「小娘子讀書知禮義，豈不知失身之為大辱？且重厚少言，愛身若珠玉，擇地而行，待時而動，相公所知也；況申生功名到手，舉動不妄，堂廡之間，不命之人不敢入，未嘗與嬌一語戲狎。倘有是事，妾豈不知也？或者小人之言，未宜深信，且親期在近，不宜自為此不美也。」舅方寵任飛紅，信其言不復再問，只加防閑。申生度勢不可留，乃告嬌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舅知之矣，行計不可緩也。子親期去此止兩月，勉事新君，吾與子從此袂矣。」因以詞一首，寓《好事近》與嬌為別。詞云：

一自識伊來，便許縮同心結。

天意竟辜人願，成幾番虛設。

佳期近也想新歡，遣我空懸絕。

莫忘花蔭深處，與西窗明月。

嬌覽詞怒曰：「兄丈夫也，堂堂六尺之軀，乃不能謀一婦人！事已至此，更委之他人，君其忍乎？妾身不可再辱，既已與君，則君之身也。」因掩面大慟，生方悟，去留未決。俄得家書，報父有疾，遣僕馬促回。生使人候嬌，不得已。入謁舅告別。舅時坐中堂，嬌聞之，出立舅後，回目仁視，不能出半語，舅曰：「子歸後，府君無恙，宜再來，嬌娘親禮在即，家事紛壇，無執干者。」生辭曰：「今愛親期已近，純歸侍亦須累月，又瓜期將及，動是數年，重會未可知也，舅宜善自愛。」生因再拜。舅曰：「嬌娘在近出室，子來朝未定，未必相會。」因呼出別生。嬌聞語，灑淚不能止，懼舅見之，不敢前，背面遁去。再四呼之，不至。生遂別舅而歸。

嬌自生去，日夜悲泣，未嘗覽鏡，芳容頓改，幽豔暗消，楊柳迷煙，梨花帶雨；或見梁燕雙飛，徵鴻獨叫，則悽慘不自勝也。近半月，病癒甚，將不能起。紅乃潛書促生來，使與為訣。生得書，以無故不敢告父母，乃夜遁潛至嬌之門，住兩日，舅亦不知也。生時艤舟岸下，冀一見嬌後即歸，蓋慮父母之知，必獲重責，明日，舅送舊守出於郊外，時紅乃與嬌私出，即上生舟。嬌執生手大慟曰：「即不來矣，恨無以報兄，不幸迫於父母之命，不能終身以相從。兄今青雲萬里，厚擇佳配，共享榮貴，妾不敢望也。妾向時與兄擁爐，謂：『事不濟，當以死謝。』妾敢背此言那？兄氣質孱薄，常多病，善攝養，毋以妾為念。」因出斷袖還生曰：「謝兄厚恩，復思此景，其可再得乎？」哭愈慟，紅亦淚下。久之，紅懼有他變，詐語嬌曰：「舅將至矣，宜速登岸。」嬌含淚口占一詞以贈生云：

郎今去也！拋奴去，恨共離舟，留不住。扶病別江頭，沾襟淚如雨。路遠終須別，一寸腸千結。此會再難逢，相逢只夢中。

又吟一絕為別云：

合歡帶上真珠結，個個團圓又無缺；

當時把向掌中看，豈意今為千古別！

生得嬌詩詞，掛別歸舟而去；紅扶嬌登岸，但見舟人撥棹，浪翻風，彩急飛，徵鴻易斷，目力有盡，江山無窮。

生歸，枕席上無不流涕，嬌之佳期已逼，乃托感疾佯狂，蓬頭垢面，以求退親。父迫之，嬌引刀自裁，左右救之，得不殞。

因絕食數日，不能起。紅委曲開諭之曰：「娘子平生俊快，豈不諳曉世事？帥家富貴極矣，子弟端方俊拔，殆過申生，娘子不自開懷，保身自重，何苦如是耶？且聞媒者之言，彼之欲得娘子甚如饑渴，其他皆所不問，娘子何自棄也？況申生歸後，亦已議親貴族，彼蓋亦絕念於此矣。」因圖帥子之貌以獻曰：「得婿如是，亦無負矣。」嬌曰：「美則美耳，非我所及，事止此矣，吾志不易也。」紅又詐為嬌舊遺生香佩，下結以破環只釵，謂生遺嬌，因言已結他姻之意以相絕。嬌見之泣下，曰：「相從數年，申生之心事，我豈不知者？彼聞我有他故，特為此以開釋我耳。」因取香佩細認，覺其虛，因曰：「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。我始以不正遇申生，終又背而之他，則我之淫蕩甚矣。既不克其始，又不有其終，人謂我何，紅娘子愛我厚矣，幸勿多言，我固不愛一身以謝申生也遂不復言。舅聞而亦憐之，但曰：「業已成矣，無可奈何。」遣紅輩百端為之開釋，終莫能悟。嬌遂吟詩二首，寄與申生別云：

如此鍾情古所稀，吁嗟好事到頭非。

汪汪兩眼西風淚，猶向陽台作雨飛。

月有陰晴與圓缺，人有悲歡與會別，

擁爐細語鬼神知，拚把紅顏與君絕。

間隔數日，嬌竟以憂卒。生接寄來詩章方曉，而嬌之訃音隨至。生茫然自失，對景傷懷，獨坐則以手書空，咄咄若與人語。因賦《憶瑤姬》以弔嬌娘，詞曰：

蜀下相逢，千金麗質，憐才便肯吩咐。自念潘安容貌，無此奇遇。梨花擲處，還驚起，因共我擁爐低語。今生拼兩兩同心，不怕旁人間阻，此事憑誰處？對明神為誓，死也相許。徒思行雲信斷，聽蕭歸去，月明誰伴孤鸞舞。細思之，淚流如雨。便因喪命，甘從地下，和伊一處。

生兄綸見此詞尾句，知其語不祥，因再三慰解。追慕無已，殆不能堪。又於壁上題詩一絕，以別父母，詩曰：

寶翁德劭如椿古，蔡母年高與鶴齊；

生育恩深俱未報，此身先死奈虞兮。

又為詩一絕以別兄，詩曰：

當年鳳雅藹雙鸞，擬共翱翔萬里天，

今日雁行分散去，誰憐隻影叫蒼煙。

生題詩畢，索嬌所自贈香羅帕，自縊於書窗間，為家人所覺救免。兄綸與生之素識皆來勸解之。且曰：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弟年少科高，青雲足下，而甘死此女子手中耶？況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如是？」生色變氣逆，不能即對，徐曰：「佳人難再得。」因回顧二親叮嚀曰：「二哥才學俱優，妙年取功名，且及瓜期，前程萬里，顯親揚名，大吾門戶，承繼宗祧，一夔足矣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。」又顧兄綸曰：「雙親年高侍養，純不孝，不能酬罔極之恩，惟兄念之。」自是神思昏迷，不思飲食，日漸羸，竟奄奄不起。父母大慟，即日馳書告舅。舅得書，飛紅輩知之，舉家號位。舅因呼紅痛責之曰：「往時問汝，汝何不實告我？稔成事變，以至於此，皆汝之咎。」紅不能對，因伏地請罪。久之，舅意稍解，乃曰：「事已如此，不可及矣。兩違親議，亦老夫之也。」因痛自悔。又謂紅曰：「申生丰儀如許，才學又如許，正昔人所謂『我見汝猶憐，況老奴乎？生前之願既已違之矣，與死後之姻緣可也。」紅曰：「然則如之何？」舅沉吟半晌曰：「我今復書，舉嬌柩以歸於申家，得合葬焉。歿者而有知，其不快快於泉下也必矣。」紅曰：「然。」於是復書，以此言告於生之父母，許焉。越月，得吉日戒嚴，遂舁嬌柩以歸生家。舅書自悔責，且謝兩背姻盟之非，仍遣紅來弔慰，營辦喪事。又月餘，詢謀僉同，乃合葬於濯錦江邊，葬畢，紅告歸。

抵舍之明日，因與小慧過嬌寢所，恍惚見嬌與生在室，相對笑語，嬌謂紅曰：「喪事謝汝遠來營辦，吾二人死無憾矣。我自去世，即歸仙道，見住碧瑤之宮，相距蓬萊不遠咫尺。朝歡暮宴，天上之樂，不減人間，所願足矣。惟是親恩未報，弟年尚幼，一家之事，賴汝支吾，善事家君，無以為我念。明年寒食，祭掃新墳，汝能為我一來，彼時又得相會也。」語未終，紅且驚且喜，倉皇告舅。舅復與往寢所物色之，則無所有矣。惟見壁間之詞一闋云：

蓮閨愛絕，長向碧瑤深處歇。

華表來歸，風物依然人事非。

月光如水，偏照鴛鴦新家裡。

黃鶴催班，此去何時得再還？

舅見此詞，不覺哀悼。所留字跡，半濃半淡，尋亦滅去。舅與紅輩皆驚異，嗟歎而已。越明年清明日，追思紅見嬌之事，呼僕命騎往詣墳所。灑酒奠位之際，唯見雙鴛鴦飛翔上下，捕之不得，逐之不去，祭奠之畢，倏然不見。後人故名為鴛鴦塚云。